

# 月 人 词 鉴 赏

● 主编

梁建邦

● 副主编

李亚军

西北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月人词鉴赏》系从当代著名词人、词学家月人《月人词集》(1979—1992)20卷1000首词中,精选了61首深受专家、学者、教授和读者喜爱的词作,分为感兴、遣怀、旅游、交往、闺情、读书、赠贺等七类,共55题,从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加以鉴赏,展现和领略了月人词广博的内容、圆熟的艺术技巧和高度的审美价值。对进一步宣传和研究月人词,帮助读者陶冶性情和提高古典文学修养,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促进作用。适用于月人研究者、文学评论工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珍藏。

## 前 言

梁建邦

当代著名词人、词学家月人，原名张君宽，1956年8月20日出生于西安市东郊田家湾，1982年元月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陕西电大报》编辑部主任兼总编辑，主任编辑。系中华诗词学会、中国韵文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梨园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当代中华诗词家大辞典》编委，兼任陕西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西安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公开出版有《润金书斋词稿》、《词学入门》、《常用词谱一百调》、《月人词集(1979—1992)》等4部词学专著，主编《圣代词库丛书》已刊行23种。据悉，有鉴于此，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已特为月人先生设立中华词学研究室，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月人对词情有独钟，是属于词的。他曾说：“予上中学时，偶读李后主《虞美人》词，一见倾心，恐失之，特抄之，辄吟之。返乡劳动，邻里有好文学者，常诵苏东坡《念奴娇》及岳武穆《满江红》词，予闻之，但觉豪气贯胸，壮语惊人，每每心住神追而不能自己矣。逮至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恋词之情益发不可遏制……及至通读《全宋词》、《全金元词》、《汉语诗律学》、《词

源》、《乐府指迷》等大量词学典籍与词学论述，始信中华曾是泱泱乎词之大国矣。置身当代，环顾词坛，研究不见中兴，创作难乎为继，忧虑如病，遂萌发献身词学之意念……惟愿词在我辈手中不致断绝失传矣。”（《润金书斋词稿·自序》）《月人词集·自序》又说他治词经历了好词、痴词、业词三个阶段，“业余时间，几乎全部投入词学，非‘词痴’二字无以释之”。由此即可看出月人对词学刻骨铭心的追求。

月人治词，研究和创作并重，尤以填词而驰名。1984年至今，已有600余首词作在国内百余种报刊上发表，结集1005首。1992年至1996年初，有6首词在全国和省级诗词大赛中获奖。词作被选入《当代中国诗词精选》、《当代中华诗词选》、《中华诗词年鉴》、《现代名人咏三秦》等20多种诗词选本。传略收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民间名人录》、《西北大学英才谱》等。日本福岛《艺术文化》和国内十几家报刊曾载文评介月人和他的词作，专家学者已经关注到月人治词的显著成果，开始了对月人词的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出版了《月人研究专集》，日本、台湾作家对月人词亦有高度评价。

在创作方面，可以说《润金书斋词稿》使月人在当代词坛崭露头角，占得一席之地，引起诗词界和专家学者关注。《月人词集》则奠定了月人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词坛和中国古典诗词发展史上的地位。在此不妨引录部分专家学者已发表的评论如下：

**霍松林教授：**“月人君不过三十出头……已经有词集出版，这是很不寻常的。”“月人君的表现的确不寻常。看他的《自序》，就知道他上中学时已‘倾心’于词；入大学之后，更

‘献身词学’，‘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虽时遭非议，一直未为所动’。这是难能可贵的。”（《润金书斋词稿·序》1989年夏）

吴晶（大学党委副书记）：“这本《词稿》将流传百世，将如李煜、李清照等词家一样，‘各领风骚数百年’！”（1989年10月，见《月人词集·附录》）

李志慧教授：“我想，即使将月人君的这些词作放进宋词中，亦几乎可以乱真。”（《美于声情，寓于意境——月人〈润金书斋词稿〉漫评》，1989年11月21日《西安晚报》）

吴调公教授：“《词稿》虽仅初读，而飒爽之气已扑来眉宇。清婉倘茜，笔势飞动，似集晚唐宋初小令之长。”（1990年6月，见《月人词集·附录》）

黄拔荆教授：“月人君是一位青年词学家，当今词坛的新秀。他既致力于词的理论开拓与建树，又潜心于词的创作实践。作品清新俊发，明秀天然，充满时代气息，且硕果累累。”（《常用词谱一百调·序》1992年夏）

党圣元副研究员：“词坛得一月人，该是我泱泱大国诗魂不散、文华重彩，幸矣！”（1993年5月，见《月人词集·附录》）

曹济平教授：“月人同志独钟情于词，并恪守‘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之规矩，孜孜以求，日积月累，数年来，已有多种词学专著出版，其用心竭力，卓有成效，洵可谓佼佼

者矣……倘循次而进，开拓审美对象之深层意蕴，必将前程万里，不啻一振秦陇之雄风，实有功于弘扬中华词学耳。”

（《月人词集·序一》1993年夏）

**周笃文教授**：“月人词家顷以其词集校样若干见示。披帷快读，令人耳目一新，神为之旺。月人之词，词人之词也。守律既工，风神亦俊。佳章杰构，不一而足。”（《月人词集·序二》1993年夏）

**李亚军讲师**：“谓为词痴，何若词魔？词魔之号，焉及词痴！呜乎！世之有兄（指月人），词界与文坛之幸也，国粹与国风之庆焉！兄之为人，其东坡转世之身乎！其清照绵绵之魂乎！”（1994年7月，见《月人研究专集》）

**严灿南副编审**：“《润金书斋词稿》，更是我书架上最珍贵的书籍之一，常常拿来阅读欣赏。‘一片桃花红似火，几群春燕紫如烟’，‘心上事，梦中情，一池碧水满天星’，‘王道沉沦鬼道狂，世人污浊我清芳……童心佛骨傲寒霜’，‘冷月流霜深闭门’等等许多佳句，令人百读（吟）不厌，联想无穷。我不会填词，但爱吟词，每读你的词作，都得到莫大的美的享受。”（1995年8月，见《月人研究专集》）

**姚平教授**：“《月人词集》的出版，是词坛的一件盛事……14年集词千首，蔚为壮观。比之宋唐诸大家，处压倒之势……这1000首作为第一集，已是洋洋大观，当今词坛，无人可比。”（《〈月人词集〉的五大特色》1995年5月）

**郭素贤高级讲师**：“如果说柳永、苏轼、辛弃疾为宋词三

大里程碑的话,那么月人词堪称词学史上又一里程碑。他在词的体制、风格上集柳、苏、辛于一身而又有所创新。他以广阔的创新视野、敏锐的思维能力和驾驭自如的语言能力拓宽了词路,扩大了词的题材。”(《新意真情赛鹿鸣,格高调美比天声——试谈〈月人词集〉的审美价值》1995年5月)

月人词之所以能赢得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和肯定,是由月人词本身的价值所决定的。纵观《月人词集》,不难发现,月人词具有以下五大显著特点。

## 一、词作巨浩 压倒古今

月人词结集,先后有过《月人词选》(1981年)、《月人长短句》(1987年)、《月人学词百首》(1988年)、《润金书斋词稿》(1989年)、《中舍词选》(1991年)和《月人词集》(1993年)等6种版本,其中公开出版的是《润金书斋词稿》和《月人词集》,共收词1005首。《月人词集》为其集大成者,选收了月人23至36周岁14年间词作共1000首。仅1005首这个数字,在中国词史上已经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了。

词这种文学体裁,较之诗歌来说,产生时代是比较晚的。它产生并形成于唐代,历五代至宋代始蔚为大观。唐、五代、两宋诸名家,现在存词200首以上者有:晏几道260首,苏轼350余首,贺铸280余首,周邦彦206首,辛弃疾620余首,吴潜250余首,吴文英350余首,刘辰翁350余首,张炎约有300首等,以辛弃疾词作最富。在中国古代,创作词最多的是清初的陈维崧(1625—1682),他字其年,号迦陵,以诗、词、骈

文著称,尤工于词,其弟陈宗石编辑其一生 58 年的词作为《迎陵词》,共 30 卷,1629 首,仅所用词调就多计 116 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迎陵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道,填词之富,古今无两。”《辞源》说:“古今作词之多,莫过于此。”朱东润先生也说:“古今词家篇什之富,无出其右。”我们并不排除古人词作散佚的可能,但诸多名家词,多是在其生前结集的。因此可以说,在月人之前,中国词史上作家存词的记录为 1629 首。

而月人仅用 14 年的时间,就结集词作 1005 首。据有人估计,月人“如果写到六七十岁,还有二三十年时间,再写上 3000 首是没有问题的。以最保守估计,总量也会超过 5000 首”(姚平《〈月人词集〉的五大特色》)。事实上,月人至 1996 年 5 月底,已创作词多达 2082 首。2082 首词作,无疑已经是一个令人瞠目、压倒古今、创下词史新记录的字眼。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郑重地说,月人词的数量已经压倒了古今词人,成为“填词之富,古今无两”的词作大家了。据悉,月人计划将 1993 年至 1996 年间创作的词结集 1000 首,出版第二部《月人词集》。到那时,结集出版词作数量之最的新记录将正式宣告诞生。词学界、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广大读者,月人的师长朋友,无不时时翘首以待,热切企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 二、以词写心 内容丰富

《尚书·尧典》“诗言志”道出了文学作品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特点,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指出了文学作品的认识和教育作用,它们对月人有着深刻影响。用月人的话说,就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润金书

斋词稿·附记》)，“唯言吐心声而已矣，唯兴观群怨而已矣”(《月人词集·自序》)，“不图妩媚怕迷眼，但爱真诚敢裂胸”(《浪淘沙·填词有感》)。他用词抒写了自己丰富的感情世界和生活经历，表露了他对历史变迁、社会政治、人生遭际的看法。

月人写词，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入词的，是没有什么没有入词的。从月人词题材的广泛和内容的丰富来讲，他同“诗圣”杜甫以诗写“史”有相同之处，比起苏东坡和辛弃疾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熙载《艺概》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辛弃疾继苏轼之后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凭借他广博的学识和对音律的精通，以词为文，记事抒怀，应酬交游，反映了广博的社会生活，又能对词体运用自如，以文为词没有丝毫斧凿痕迹。早在1989年《润金书斋词稿》出版后，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月人写词超越了格律关，写作技巧纯熟圆润，对词体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事无论大小，情不分雅俗，均能使之入词。《润金书斋词稿》内容包括感兴、遣怀、旅游、交往、闺情、梦思、读书、赠贺等八个方面，无所不能写，无所不写，反映的社会生活已经相当广阔。

《月人词集》的出版，更显示出月人词内容博大丰富的特点。以描写空间而言，从古到今，从内陆到边陲，从城市到农村，视觉所遇，足迹所至，无所不包；从描写对象而言，三教九流，凡夫伟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雨雪风沙，日食雷电，蟋蟀飞鸿，松菊荷梅，双卡收录机，电视发射塔，彩电冰箱，汽车摩托，高速公路……不胜枚举；从描写内容看，国家政治，体育比赛，家务琐事，工作学习，羁旅愁思，惜别悼亡，儿时趣事，新婚燕尔，闺情梦思，聚会惜别，题赠酬和，读书论词，凭古吊今，山水景象，田园风光……方方面面，色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单

就这本《月人词鉴赏》而言,呈现给我们的不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缤纷世界吗?

### 三、手法灵活 技艺圆熟

月人写词,曾经历了一个从“纯属依样葫芦画瓢。虽享传抄之誉,惜无可诵之作”,到“倚声填词过关。辄有词作见刊,亦得报刊评论”(《月人词集·自序》)的过程。收录在《月人词集》中的1979年和1980年所写的《准阳春曲》、《准调笑令》、《准醉太平》等7首“准”字词,其声律及用韵即与原词调不尽相符,就是月人当时还没有完全越过格律关遗留下的痕迹。而《润金书斋词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出版,则宣告了一个新时期词作家的诞生。《月人词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的出版,则标志着月人词的创作技巧进入了圆熟自如的境界。据统计,仅《月人词集》千首词中,所用词牌已多达126种,比收入《稼轩词编年笺注》的辛弃疾现存词的101个词牌还多了25个。他既可以依谱填词,又可以依谱集句,创作回文词、藏头词、藏句词、独韵词等难度颇高的词。而且写起来得心应手,语出天然,完全超越了词格的束缚,称得上是“逍遥游”了。

月人创作技巧的圆熟,更为重要的标志是能够根据表达思想内容的需要,而自如地运用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如章法布局的起承转合,前后照应,铺垫渲染,巧设高潮;字句词语的炼字炼句,重言叠字,用典寄意,词类活用;意境的刻划画面,色彩调配,情景交融;修辞的比喻、夸张、拟人、对偶、借代、衬托、通感、反复、对比、以动写静、侧面烘托、心理描写、互文见义等。又能注意通过典型细节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忽

闻身后笑声，有小儿偷听”（《淮醉太平·春情》），“放纵也出奇，君怀里、轻声释疑”（《淮太常引·赴约》），“梦里思君不见，醒来一饮空缸”（《破阵子·贺内兄贾六一当选狄寨乡长》），“隔帘瞥见船家女，含笑未曾言”（《眼儿媚阮郎·午忆晨梦》）等的细节刻画；“野外人迹两三行，天际不辨茫茫挂斜阳”（《淮南歌子·雪》），“女恋残星男爱月，悄声传语远离村。风卷碎花裙”（《忆江南·田家湾杂咏其六》），“骚人三五滩头立，妙语随波揽夕阳”（《浪淘沙·春湖社同志辛未小雪日雅集西安北郊渭河渡口分韵得“长”字》），“桥头娇女凭栏立，倩影轻盈。一片思情，流水潺潺映月明”（《采桑子·静夜思》）等优美的意境；“绿叶青丝坠，黄烟白壁流”（《巫山一段云·感兴》），“红花轻白蕊，绿叶爱黄昏”（《临江仙·门外一丛红绿》），“绿水青山随月去，碧桃红柳向云栽”（《浣溪沙·喜闻建邦论文将收入〈西北大学文科学生学术论文集〉》），“碧海青天赤日，椰林礁石朝霞”（《西江月·天涯海角观海》）等的色彩调配；“杯中君子最开明，与此同谋风度好，助我诗兴”（《浪淘沙·遣怀》），“春雪无忧，爱当空独舞，自作多情”（《汉宫春·己巳元宵赏雪》），“晓风逼瘦千枝老，宿雨催肥万叶新”（《鹧鸪天·青帝殷勤阳气伸》），“群峰呼壮士，高阁度仙心”（《临江仙·兴游万宁潮音寺》）等的拟人；“分别后，泪痕和酒，湿了长衫袖”（《点绛唇·惜别》），“惆怅四旁寻觅，废烟蒂、三千个”（《霜天晓角·独居》），“泪水悠悠浮醉鹤，粉颊两泪河”（《长相思·幽思》），“茅棚屋漏无干处，待将鞋袜做轻舟，炕前漂向阴沟去”（《踏莎行·秋雨》）等的夸张；“东风且住，愿琼花、凝铸长鲸。先驮我、飞巡玉宇，笑看日月亏盈。月里嫦娥酥手，约吴刚献酒，沉醉不醒。忽闻玉皇下诏，邀我同行。琴心剑胆，踏金乌、跃上禁城。浑忘了、人间怨恨，凌霄殿里安营”（《汉宫春·己巳元宵赏雪》），“纵金涛玉浪，任我驭蓝鲸。卧波头、鱼虾开道，渺人寰、海上月长明。呼

雷电、青龙蛇舞，形印春城”（《八声甘州》“淡茅庐雅韵恁风流”）等的奇思异想；“寻来瓦罐盛青泥，捏几个、金枪银剑”（《鹊桥仙·忆儿时乐事》），“街上鸡声催浴日，田中人影赶流云。村里少闲人”（《忆江南·田家湾杂咏其五》），“一片桃花红似火，几群春燕紫如烟”（《忆江南·西北大学杂咏·桃园》），“信马由君归去，寻讨杏花村”（《八声甘州·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赠言》）等语言的流畅自然……无不妙趣横生，使人心醉神荡，富有强烈的感染力。月人词手法的多样，技巧的圆熟，艺术造诣的高超，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该书中自有众多专家学者鉴赏文章为佐，在此本无须一一赘述。

#### 四、依谱守格 贵在创新

月人填词，严格恪守着词律的要求，人们美称月人词为“词人之词”。他的《润金书斋词稿·自序》说：“予填词一向恪守‘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之规矩；并力主‘合词谱，协音律，美声情，寓意境’；恭奉龙榆生先生《唐宋词格律》为圭臬，丝毫不敢有所懈怠。”其《常用词谱一百调·自序》也说：“无规矩无以成方圆。既要填词，就得依谱，就得吃苦。”可知，月人填词是“依谱填词法宋词”（《长相思·喜购《全宋词》》），严格遵守着词律，“这就比那些一开头即不愿费力气掌握格律，却以‘突破’、‘开拓’自诩的人老实得多，也高明得多”（崔松林《润金书斋词稿·序》）。

词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基本特点在于字句的多寡、声调的平仄、用韵以及句式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倘有违反，即非为词。月人对词律是娴熟的，编著《常用词谱一百调》（三秦出版

社1992年出版)和《词学入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除依谱填词外,更为可贵的是,月人为了“更好地融新词语入旧体词,尽可能地扩张词的表现力”,还进行了“探索创制新词牌”(《常用词谱一百调·卷四·新曲·绪论》)的实践。他创制新词牌是从1981年6月开始的,具体方法沿袭的是古代词牌创制三法的倚声、自度和新翻。所谓倚声,就是词人依据当代流行歌曲推定词谱,倚声填词。这种创制方法早在北宋时,就已被大词人柳永发挥到极致,“柳永所用130个词调,除了《清平乐》《西江月》《玉楼春》等10余调是沿用唐、五代旧调外”(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有不少就是直接采自市井俗乐或依式创制的新曲。《月人词集》中的倚声曲,有《东方红》、《绣金匾》、《向阳花》、《南泥湾》、《亚州雄风》、《雄纠纠》、《赞歌》、《红梅赞》等9调。其大多数是以原歌曲名作调名的,也有以月人词句作调名的,如《仙鹤引颈鸣》,又名《猛虎呼啸来》,名称来自其原词中的句子,曲调则为《红色娘子军连歌》。《雄纠纠》则取名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首句。所谓自度曲,就是词人自己作曲,然后填词,使之成为新词牌。宋代的柳永、周邦彦、姜夔等人集中多有自度曲,1981年6月22日写的《无人怜》,就是月人的自度曲。所谓新翻曲,就是词人为灵活表达自己的诗思,特地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牌,各择部分句式重新组合为新词牌。此法最早见于元代虞集的《道园乐府》,至清代大为流行。《月人词集》中的新翻曲有《少年临江仙》、《眼儿媚阮郎》、《丑奴破阵子》、《南乡画堂春》、《长思陇头月》等5调。

月人用倚声、自度曲和翻新法创制词谱填词,丰富了词调,扩张了词的表现力,特别是倚声曲,恢复了词的歌唱传统,

“这是振兴中华诗词的一条新路，它的好处是：一为大家熟悉，易于理解；二是使词和现行歌曲结合起来，这就使传统的诗词取得新的生命力”（姚平《月人词集》的五大特色）；三是给作者了新的自由，恢复了扩大词作内容的传统。月人的这一作法是“难能可贵和值得称许”的，已经得到了词学界的赞同和认可，出现了不少依照月人新谱创作的词作。

## 五、清新典雅 风格多样

月人词独特的风格，同样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好评。黄拔荆先生说其“作品清新俊发，明秀天然”；张进、张瑾先生认为是“以婉约为主，兼及豪放”（《一支古曲任轻弹，占尽风情无限——月人词评介》）；冯日乾先生认为其“很能捕捉、传达出只有中国诗词才有的那种古典韵味”；姚平先生认为其“风格清新，词宗婉约”。我们主张月人词的风格是多样的，或豪放，或婉约，或凝重沉郁，或浑然典雅，或清秀自然，因词作内容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维性。然而占主导性的，或者说是比较统一的风格则是清新流丽，自然典雅。

说其豪放，如“书里隐藏仙气，人间敢捉狼妖”（《西江月·聚友》），“陷身绝路不思逃，愿把青山撞倒”（《西江月》“汉赋唐诗情壮”），“少年气盛轻狂态，无虑权翁爱非爱，但取熊罴由我宰。临花呼月，大杯在手，莫惜金黄蟹”（《青玉案·宴友》），“驾长风直上，九天云外。敢问浮生余几日？狂夫怕坠青云志！愿春风、快展燕莺图，星辰异”（《满江红》“月挂东天”），“我有丹田一片春，不群甘被视狂人。龙吟虎啸词林路，鼓浪扬帆诗海魂”（《鹧鸪天·感答西安皇城宾馆刘承福先生》）等，无不激昂慷慨，荡人心

魄，催人奋起。说其婉约，如“正含幽怨正含恨，还盼微云还盼晴”（《江南春·春情》），“恨满空楼，过尽飞鸿字字愁”（《减字木兰花·思内》），“珠帘梦幻花间雨，绣户醒看水上风”（《浪淘沙·长安盆景园》），“日影疾，丽人春梦难知足。芳心怕熟”（《摸鱼儿·用施议对博士〈刺桐颂〉韵赋桃花》），“流逝日月，念来有味，且慢慢轻提。醉看玉人儿，风姿妙、神魂飞移”（《准太常引·赴约》），皆句句含情，凄婉艳柔，回肠荡气，散发着脂粉清香。

不管是所谓豪放，还是所谓婉约，月人都能写得情感流畅，言语清丽自然，充满古典味。如《采桑子·惜春》写道：“玉人恩怨无人会，垂柳添忧。曲水兰舟，流到长江不语休。娇花最怕韶华去，春意难收。飞向红楼，朗月清风都是愁。”作者用“玉人”、“垂柳”、“曲水”、“兰舟”、“娇花”、“韶华”、“红楼”、“朗月”、“清风”、“恩怨”、“忧”、“愁”等大量的古典诗词词语凝结画面，创造意境，使这首词古香古色，典雅优美，情意绵长。又如《柳梢青·雨后校园》：“一片轻纱，几层淡雾，尽惹烟霞。雨后风轻，楼前歌舞，亭里琵琶。团团如火红花，艳乍乍、行飞走爬。园内流云，路旁浮影，草上青蛙。”词中描绘的是80年代大学校园雨后朦胧淡远、雅静清新的景象，但读者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它同林立的高楼，平直的水泥马路，充满现代化设备的高等学府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其典雅清新的风格所致。

月人词融古典与现代为一体，风格自成一家，具有鲜明的个性，又能富于变化，这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

月人词揭开了词史发展新的一页，有待于更多的专家学者去关注、帮助、探讨和研究。早在1986年，尚戊、鸿鸣就慧眼

识珠,发现了月人致力于古典词创作的特殊意义,发现了月人词的价值,发表了题为《词苑“晨星”又一颗——月人词台评》的第一篇研究月人词的文章,从题材、情调、写景状物、语言形式等方面探讨月人词的特点,对月人词予以“称颂”。1987年12月雷树田先生《读月人词漫笔》发表,1988年5月红明、春林《一曲农村改革的颂歌——月人咏农词简评》发表,都率先对月人词给以肯定和赞扬。1989年《润金书斋词稿》公开出版,霍松林先生为之制序,雷树田先生为之撰跋。之后,李志慧、许振轩、张红明、马春林、晋崖、张进、张瑾、杜仲等专家学者皆发表专文给予高度评价,另有艾平、陈学超、贺润坤、杨保健诸专家学者也撰文评介,陕西电大春潮文学社还举办了《润金书斋词稿》讨论会。1993年《月人词集》隆重推出后,词学界立刻引起更大反响,曹济平、周笃文两位教授分别作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消息,《新民晚报》刊载书讯,《西安晚报》发表长篇书评和人物报道,《中国电大报》连载专访,赵发元、王爱萍、杨保健诸先生皆撰文首先评介,信函评论从1994年6月至1995年8月间仅收入《月人研究专集》的就有24则。1995年5月18日,陕西电大举办了《月人词集》研讨会,陕西省内诗词界、教育界专家学者教授30余人参加会议,收到研究论文20篇,湖北、辽宁的学者也撰文参与研讨。会后由杨保健、王爱萍同志主编出版了《月人研究专集》。该专集分《月人词集》研讨会论文、已刊评论文章、未刊评论文章、月人著作序跋、信函评论摘录、通讯报道文章、附录等七部分,共16.5万字,是1995年6月以前月人和月人词研究成果的结晶,对进一步开展月人词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观月人词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

是月人词已经引起全国各地乃至台湾、日本等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参与评论研究人数众多,气势迅猛,形势喜人;二是研究中一般介绍偏多,专题性深入研究和多方位研究薄弱;三是散兵作战多,集团作战少,集中研究不够,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深入开展月人词研究还是摆在批评界和专家学者面前一项重要任务,并且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需要进一步向国内外宣传月人词的价值,摒弃“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曹丕《典论·论文》)的陋习,充分认识和肯定月人词在词史上的地位。二、扩大研究范围,加大研究力度。月人集词人和词学家为一身,痴词业词,成果卓著,词作空前,值得研究的领域很广阔。诸如月人的词学思想,业词的敬业精神,月人现象,月人词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语言特点、美学价值、与时代的关系、历史地位,月人对古典词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月人词的局限与不足等等,都可以或宏观或局部地深入探讨和争鸣。三、建立一支研究队伍。不论是月人的创作还是月人词的深入研究,都迫切需要有一批专家学者予以极大关注。月人出在陕西,陕西评论界在这方面具有首当其冲的义务和责任。月人词和时代都在呼唤着一批月人词研究专家的出现。我们坚信,月人研究专家的出现,已经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如果不在陕西出现,就会在其它省市出现;不在现在出现,就会在将来出现。其根本原因就是月人词内容博大、艺术价值高和历史地位特殊。四、面向社会筹集月人词研究基金。月人诸多词著的面世,曾承蒙刘富安、巫林洲、王峥、丰凤媛、王松林、王建荣、杨建平、李良汉、张建宽、安小燕、张民虎、孔祥升、贾永民、李亚军等同志的鼎力资助,这些仁人志士的大力支持,将永远被人们所钦佩。今后仍需要向社会各方和有